



國語第九



雲陽

韋昭

弘嗣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校

晉語三

韋氏解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

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內里不也

與人誦之

輿衆也不歌曰誦

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

偽善爲佞佞謂

理不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詐之

見詐果喪其賂

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喪賂秦不

得其得國而狃終逢其咎

謂惠公也狃快喪田不懲也咎謂敗於韓

禍亂其興謂不鄭也不得田不懲艾復既里不死既

也惠公二年春殺禍公隕於韓禍謂貪憚之禍也秦

里克秋殺不鄭禍公隕於韓伐晉戰於韓獲惠公

以歸隕其師徒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偃

大夫善與人之誦豫知是以君子省衆而動動行監

之故曰衆口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衆而動動行監

戒而謀謀度而行以監察也度揆也察衆口行故無不濟

內謀外度考省不倦考校曰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

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

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

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蒸於獻公夫人賈

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爲無禮者所葬也唐以賈

君爲申生妃非也傳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

曰獻公娶於賈無子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

人斯而有是臭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

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貞爲不聽

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與下相違似非也貞爲不聽

以正葬之而信爲不誠信心行之國斯無刑媮居幸

不見聽也信爲不誠不見誠也國斯無刑媮居幸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言亦生

王妃兮言重耳當霸諸侯為王妃偶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難難為也

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

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戴欣戴也言有善於中心必

播於外揚於民也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或知

下民必知其善否也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

告於民矣數謂二七也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

魄形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耿

兆見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耿

照數言之紀也謂言者紀其數也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術道也魄兆見

而民志隨之光明之耀也紀言以敘之敘述也述意以導之

導開明耀以照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謂重耳導

引者可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

之鎮芮冀芮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

為君謀而諫使君殺里克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言不與人謀而

過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言

當加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也言罹天

之禍無後無後嗣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及至也勿忘此占言禍

將至及文公入文公重耳也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

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於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即位乃背秦賂使不鄭聘于秦且謝之謝不而

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為子

君者不亦難乎不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

君厚問以召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問遺也以厚禮

晉大夫來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

因留止也屬七輿大夫也必穆公使泠至報問泠至秦大夫也

出惠公必出奔也聘且問遺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客泠至也將

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禮幣其言我於秦也必

據注似心文衍大夫二字

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不殺鄭必是故殺不鄭及七輿

大夫七輿申生下軍共華賈華叔堅騅欬纍虎特宮

山祁皆里不之黨也不豹出奔秦豹不鄭不鄭之自

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

三子皆在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也子使於秦可

哉可以入也不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曰

子行乎其及也將見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

也將待及言已誤不鄭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

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謀不中困而不死無勇

國語 晉語三第 四 寺豐堂

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也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子共賜也

不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

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今又

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

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言晉君失衆焉能使衆殺爾父及七輿大夫

夫且夫禍唯無斃斃死也罪不至死則不為亂足者不處罪足以死則不

處處者不足處國者不足以死也勝敗若化化言轉化無常也猶不鄭欲殺君君

反殺以禍為違孰能出君違去也謂不豹以禍故去其國誰能出君乎爾

俟我俟待也待我圖之

晉饑穀不熟曰饑在魯僖十三年乞糴於秦不豹曰晉君無禮於

君衆莫不知無禮背賂也往年有難今又荐饑難謂殺里

饑曰荐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夷人里克也失天荐饑也君其

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

行國家代有代更也補乏蘧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

下蘧進也謂公孫枝曰予之乎枝子桑也公孫枝曰君有施

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

聽聽命於君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年也苟衆不說其君之

不報也則有辭矣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為辭故不可不

國語 晉語三第九 五 寺豐堂

予不如予之以說其眾眾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

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汎

也歸不反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號射曰

弗予賂地而予之糴號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

也強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

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

我當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

秦歲定惠公六年魯僖十五年帥師侵晉至於韓韓

地韓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慶

另起

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

射也訊問也射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

慶鄭吉右公戎公曰鄭也不孫言不順不可以家僕

徒為右家僕徒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梁由靡御

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號射為右為簡以承公承次

車也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鬪士眾欲鬪

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已秦也處已入也

煩已為秦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

莫不愠愠怒晉莫不怠受其施而怠惰鬪士是故眾公曰然

今我不擊歸必狃狃伏也不擊而歸秦一夫不可狃

况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敵曰昔君之惠寡人未

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衆欲戰也君若

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

戈出見使者衡橫也雕鏤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

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列位也今君既定而列

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

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

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爲諸侯

笑何君盍待之乎待其亂將自斃也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

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

耳實不肖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不也背其外賂外秦

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若有天吾

必勝之天道助順故必勝也君輯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

潰戎馬濘而止濘深泥也止戎馬陷焉公號慶鄭曰載我也號呼也

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廢不用何我之

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避避難也梁由靡御韓簡輅

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

今本是正文疑當作若云無天乎

遂止於秦止獲也為秦所獲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

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

縶曰殺之利以為臣子絕望逐之恐構諸侯構交構也以歸則國

家多慝慝惡也恐知國家間隙之惡也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

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

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

國天下孰不患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誰不患疾也公子縶

曰吾豈將徒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

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

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

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雖立

有道君父之耻未刷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

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

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

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成平也復其君而

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也國可以無害是故歸

惠公而質子圉子圉惠公適子懷公也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河東

之地而置官司故知河東之政在魯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

內傳惠公以九月獲十一月歸

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

呂甥

卻乞晉大夫呂甥瑕呂飴甥

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

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

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

欲令更命立它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避位以感動

羣

且賞以說衆衆皆哭焉作轅田

賈侍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衆

下以田易者疆界也或云轅車也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說衆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唐云讓肥取境也

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

亡謂在外恤憂

也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

憂謂改立君賞羣臣作轅田也君猶在外

若何衆曰何爲而可

何所施

呂甥曰以韓之病兵

甲盡矣

病敗也

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爲君援

征賦也言當賦稅以

繕甲兵輔子

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

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焉

作州兵

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也

呂甥逆君於秦穆公

訊之

訊問也

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

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

謂韓

之戰

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吾讎寧事齊楚齊

楚又交輔之

交夾也

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事

秦有死無它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

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

不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忌怨也不思願從

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是故云故言不免其君子則不曰

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則能執之能執之則

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

德為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

侯於靈臺將復之饋七牢焉牛羊豕為一牢饗餼

公未至蛾皙謂慶鄭蛾皙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

也今君將來子何侯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

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誤人

出靡令君有大罪三將安適適之君若來將待刑以

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帥不得君必死之此

以待也所以不去臣得其志志謂出而使君曹是犯

也曹慙也犯君行犯猶失其國而况臣乎公至于絳

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

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降而聽諫

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羅若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

鄭吉不用良馬故敗鄭小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

駟不用良馬故敗是失有罪

國語 晉語三第九 十 寺豐堂

不可以封國

不可以守封國也

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

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

行道也

上有直刑

君之明也

言刑殺得正此人君之明也

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

弗刑必自殺也蛾督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

奔趨也不

若教之以報讎

讎秦也

君益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

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

能行之謂能赦罪以報讎也秦豈獨不能乎

且

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

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也

成而反之不信

成平也與

秦始平而又反之不信

失刑亂政不威

有罪不殺為失刑失刑則政亂政亂則威不行

也出不能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

孺子子圍也秦復惠公而

質子圍君伐秦秦必殺之

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

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

忌怨也

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

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

言慶

鄭擅進退

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

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

也

不可復用戰也

君命司馬說刑之

司馬軍司馬說其名也

司馬說進

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

次行

列也令軍令也

將止不面夷死

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

僞言誤眾死今

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

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

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

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能坐待死而不能面夷乎

趣行事乎趣司馬行其刑也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

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魯僖二十二年自秦逃歸秦乃召重耳於楚

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粱高粱晉地而授重耳實為文

公

國語第九終

八葉末葉十四行

國語第十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四

韋氏解

文公在翟十二年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也避驪姬

翟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狐偃文公

日往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榮樂也成事吾曰奔

而易達達至也困而有資資財也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

也戾今戾久矣戾久將底也底底止也底箸滯淫箸附也滯廢也淫久

也誰能興之興起也益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

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養也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齊侯長矣而

欲親晉齊侯桓公也長老也是歲桓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殺矣多讒在

側殺終也讒謂易牙豎刁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正從也衷中也中

道思其初時也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厭邇逐

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邇近也逐求也郵過也會其季年可也

季末也勸使文公適齊會桓公季末之年可也茲可以親茲此也皆以為然乃

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衛邑不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

之塊撲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

何求焉言民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有象十有二年必獲此

土後十二年必得五鹿二三子志之志識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

有此土乎歲歲星也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為壽星之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也後十一年

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也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

尾二十八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衛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以夏時故歲

在鶉也天以命矣命告也謂野人奉塊復於壽星必獲諸侯歲復在壽

星謂魯僖二十八年也是歲四月文公敗楚師於城濮合諸侯於踐土五月獻俘於王王策命之以為侯

伯故得諸侯天之道也天之大數由是始之由從也從有

此其以戊申乎有此五鹿當所以申土也日以戊申戊土也申

申廣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遂適齊齊侯

地也桓公以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將

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他相公卒在齊

而相孝公即位孝公相公子昭也即諸侯畔齊子犯

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國也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

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也與從者謀於桑下

從者趙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

殺之殺之齊壻又欲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

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

貳貳疑也貳無成命疑則不成天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也上帝天也女謂武王也言天臨護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先王其知

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疑故卒有天下子去晉難而極

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

殺死惠公無親內外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有晉國

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天予不取

故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也莘莘衆多也征行也懷私為每懷

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輒懷私將無所及風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

國語 晉語四第 三 詩禮堂

風蚤也行道也遑暇也
也啓跪也處居也
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

人不求及其能及乎
求及求及時也
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

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
西方謂周也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

安自安也疾病也
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

畏也
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也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

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
敬仲夷吾字也
曰畏威如疾民

之上也
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
從懷如流民之下也
從心所思如水

流行此民見懷思威民之中也
威畏也見可懷則思

畏威如疾乃能威民
言能畏上乃能威下
威在民上弗畏有刑

能威民故在人上
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
去威遠言不能
其在辟也吾從中也
辟罪也弗畏有刑故云罪高不在上下欲

避罪故鄭詩之言吾其從之
從其畏人之多言也
此大夫管仲

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

不亦難乎
裨補也
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

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
幾近也言重耳得國年時日月近也
君

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
濟成也
敗不可處

敗謂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

齊也

晉之始封也
始封謂唐叔虞
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

國語 晉語四第十 四 詩禮堂

人商殷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闕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之

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替史知天道者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

十四世故亂不長世不長世亂當有平時也公子唯子子必有

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

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

狼爭食戰死原野松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若克有成公子無

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偃之肉腥臊

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

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燬也虞備也是歲魯僖十八年冬邢人翟人伐衛圍苑圃文公師于訾婁

以退之故甯莊子言於公莊子衛正卿穆仲靜之子甯速也曰夫禮

不能禮焉君親其親所以結民心使相親也善德之建

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建立也言能善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

也善所以立德也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

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

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臣故

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

一穆故康叔為文昭唐叔為武穆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也天胙將

在武族族嗣也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

也聚財衆也武族唯晉實昌晉崩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

也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脩其德鎮

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

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

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也聞其骍脅欲觀其狀骍并止其舍

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謀候也微薄迫也僖負羈之妻

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

左傳釋文曰國語云微薄也與此注不合或他家之注或章注經淺人改之

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

首誅也子益蚤自貳焉貳猶別也僖負羈餼寘璧焉熟食

曰餼寘置也置璧於餼下公子受餼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

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

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

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榦也榦楨也禮賓矜

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

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僚以官相親君以國

親相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也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

國語 晉語四第 六 詩書

也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也亡奔卿材

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而君蔑之是不明賢

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

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

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

糞土以毀三常三常政之翰禮之宗國之常也失位而闕聚是之不

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自曹適宋與

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說好公孫固言於

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子茲父也長幼從幼至長也而好

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長兄事之狐偃

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第

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于衰也先君獻公戎御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

戎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狐射姑大師賈季也公族

於賈字季佗姬姓也食邑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

則谿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至成人也始有禮矣樹於有禮

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三章也

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下甚疾故其聖敬之道日升聞於天也降有禮之謂也降已

國語 晉語四第 詩禮堂

於有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

禮也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

夫親有天有天天所啓也用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資稟

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啓闔同

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蕃也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也出自唐

叔與晉同祖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

字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雋才也違去也離禍去國舉動得所

久約而無釁一也釁瑕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

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也晉侯日載其怨外

內棄之載成也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

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也作生也高山岐山也荒大也言天生此高

山使興雲雨大王則秩祀而尊大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

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

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之子滑突也文侯晉穆侯之子仇也戮并也一同也

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扶持也

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三胙謂成而雋才晉國不靖狐趙謀之也

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訓二國同

心之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同姓

王之遺命又使相起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

窮困軫車後橫木也還軫猶回車周歷諸國遭離厄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

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困窮君其圖之弗聽叔詹

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

也無成謂死也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為成也蕃滋也庶豐也稷不

為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

稷得稷唯在所樹言禍福亦猶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為德基也公

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

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頹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所享

饗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管醢醢百有二十鑿末五十車芻薪倍禾公子欲辭不敢子

禾之平車翻禾本什二十車而國薦之

廣所注者知用社公注改為三十車也非天誰

啟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

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

多也子女美女也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也翡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

也齒象牙也革犀兕皮也皆生於楚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

報也波流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曰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

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

王之遺命又使相起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

窮困軫車後橫木也還軫猶回車周歷諸國遭離厄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

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困窮君其圖之弗聽叔詹

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

也無成謂死也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為成也蕃滋也庶豐也稷不

為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

稷得稷唯在所樹言禍福亦猶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為德基也公

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王

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頽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所享

饗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管醢醢百有二十鬯禾五十車芻薪倍禾公子欲辭不敢子當禮

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也饗食也亡人而國薦之

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之非敵而君設之非體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

啟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

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

多也子女美女也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也翡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

也齒象牙也革犀兕皮也皆生於楚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

報波流也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曰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

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也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

原其避君三舍 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

過三舍 若不獲命 不獲楚還 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 禮也

以與君周旋 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矢房鞬弓

改也言以禮避君君不旋乃敢左執弓右 令尹子玉

曰請殺晉公子 子玉楚若敖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 弗殺而反晉國必

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 我德不脩也 我之

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

之土其無令君乎 晉在冀州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 敏達也文有文

章 約而不諂 在約困之中而辭不諂屈也 三材傳之天胙之矣 謂

趙賈三 人也 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 止

留為質也 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 謂

曹風候人之三章也媾厚於其寵也郵過也 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

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 懷公子圉也為質於秦于魯僖二十二年逃歸

秦伯召公子於楚 秦伯穆公也 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 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

嬴與焉與為媵也 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 婚禮嫡入于室媵御奉匭

盥揮 灑也 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匹敵也甲賤也 公子懼降

服囚命 懼嬴之訴降服徹上服 秦伯見公子曰寡人 囚命自囚以聽命也

之適此為才

適適如子也

子圉之辱備嬪嬙焉

辱質於秦時嬪嬙婦

官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

言欲以成婚懼以為

子圉妻恐離其惡名非有此則無它故

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

不敢以婚

姻正禮致之而令與於

公子有辱寡人之罪

謂降服也言

寡人不備禮故令公子

唯命是聽

進退此女命

公子欲

辭兼於骨肉相取已

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

季子晉大

夫胥臣曰季也後為司空賈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也昭謂同姓為兄弟謂同父而生得姓同者乃為兄弟以言惠公重耳其姓不同則

子圉道路之人可以娶其女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

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已姓

其二人相

與同德故俱為已姓青陽金天氏帝少昊也

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

魚氏之甥也

方雷西陵氏之姓也彤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取於西陵氏之子曰纍祖實生青

陽姊妹之子曰甥雷纍聲同也

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

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唐尚書云繼別為小宗非也繼別為大宗別子

之庶孫乃為小宗耳

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

也謂十四人而二人為姬西祁已滕葳任荀僖姑儂

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二

五宗唯青陽與倉林德及黃帝同姓為姬也

同德之難也如是

言德自黃帝同之難

也如昔少典取于有嬌氏生黃帝炎帝

賈侍中云少典黃帝炎帝

廣韻苟字下曰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古厚切十七真苟字下曰本姓郇後去邑為苟然則國語各本作苟皆苟字之誤

也
今潛夫論作拘

國語

晉書

言亦宜

之先有蟠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炎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內傳高陽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謂所生長以成

功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

濟也異德之故也濟當為擠擠滅也傳曰黃帝戰于阪泉是也異姓則異

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嬴

之舅故又言此以勸之也近謂有屬名也相及相嫁取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

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

類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毓生是故取妻

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

婚姻也合義以德義相親義以道利有義則利隨之利以阜姓阜厚姓利

相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離散也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也保

守也房居也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言德姓異也取其所棄

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

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奚齊卓子死秦伯

欲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為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圉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召而殺之

故重耳子犯皆怨之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

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欲人之愛已也

國語

晉書

十二

詩禮堂

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

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為已用者是罪也今將婚媾以從

秦重婚曰媾從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

使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

歸女納幣更成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

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

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耻也言此為明日將

燕復中不勝貌耻也勝當為稱中不稱貌情貌相違也華而不實耻也

有華色而無實事不度而施耻也不度已力而施德施而不濟耻也

濟成也耻門不閉不可以封丑耻之門不閉塞者不非

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耻之門則用師無所也二三子敬乎敬

者五明日燕秦伯賦采菽采菽五章屬小雅主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秦伯降辭

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

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

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芄芄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

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

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君若昭先君之榮

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公討西戎有功賜爵為伯有榮耀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使主

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從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

用使征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

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

章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言已念傷亡人思成公子也公子

賦河水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秦伯賦

六月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其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也子餘使公子

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

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稱舉也公子親筮

之曰尚有晉國著曰筮尚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得貞屯悔豫

皆入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入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

曰皆入謂爻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人掌以

周易辨九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

周易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

閉而不通

爻無為也閉壅也震為動動遇坎坎為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

國語

晉語四第十四 寺豐堂

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

利建侯行師吉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尙

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猶務

趨震車也易坤為大車震為動為雷今云車也坎水也

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震也

偏外內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泉原以資之

震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二與四亦為坤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豫三至五

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上為泉源流而不竭也

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

應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易以坤為眾坎為

主雷與車內為而尙水與眾坎象皆在上車有震

武也震威也車聲軒眾而順文也坤為眾為順為文

歸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其繇曰元亨利貞

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

子則利建侯行師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為主震為長男為

元善之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眾順服善故內

有震雷故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

車上水下必伯車震也水坎也車動而上威也水

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

晉書四第十 十五 寺豐堂

而遇坎坎為險阻 一夫之行也 一夫一人也易曰震故曰勿用有所往 一夫之利建侯 覆述坤母

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 豫樂 其繇曰利建侯 君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

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 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

秦伯納公子 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餘十八閏在

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為正月晉以九月為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

年正月入 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 載祀也 曰臣從君

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 巡行 臣猶知之而况君乎

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也 亡奔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 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舅氏同心不濟此河往而死也

董因迎公於河 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自誓為信 後也傳曰辛有之二子董

之晉故晉 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

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 歲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

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祖唐叔所以封也而以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

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受于大梁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自畢十二

度至東井十 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所以興也 墟次也

其分次所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子季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參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

水子變改為晉侯故參為晉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當歲星在實沈之墟故無不成

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

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辰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商丘祀大火

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成善謂辰為農祥周先

道相視也謂視農祥以戒農成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

穀之滋必有晉國瞽史記云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

將繼續其先祖如穀言嗣續其祖明趨同也言晉子孫

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入遇泰無動爻

筮為侯泰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動其數曰是謂天

皆入故得泰之入與貞屯悔豫皆入義同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諭子圍大

地配亨小往大來諭文公陰在外為小往陽在內為

大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

祥也辰大火也參伐也而天之天紀也所以大紀天

火為大辰伐亦濟且秉成必霸諸侯秉執子孫賴之

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白衰桑泉皆降三者皆

召其長也晉人懼懷公奔高粱高粱呂甥冀芮帥師甲午

軍于廬柳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秦伯使公子繫

如師告曉師退次于郕郕晉地退辛丑狐偃及秦晉

大夫盟于郕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

河土公入而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卽位于武宮戊

申刺懷公于高粱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勃鞞寺人披也伐蒲城在魯僖五年

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袪袂也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

曰驪姬之讒爾射于屏內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困于蒲

城斬予衣袂又為惠公從于渭濱濱涯也重耳在渭濱勃鞞為

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而至若汝也若

干二命以求殺予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予於伯楚屢困何舊

怨也伯楚勃鞞字也屢數也數見困有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

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為臣之道也入返國也猶未之

知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也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

不易是謂君易反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

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翬人予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

為蒲人翟人耳二君之所惡也于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

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翟者乎伊

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也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

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為明王管仲賊相公而卒以為侯伯賊謂為子糾射

相公也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相鉤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

名鉤帶鉤近於祛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腹祛在手佐相以終

詩禮堂

而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也惡其所好

其能久矣言已忠臣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為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

棄民主棄為民主之道予臯戾之人也又何患焉勃鞞闔士故曰臯戾

之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偏悔納

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逼害故謀作亂將以已丑焚公宮已丑

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為二月晦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

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遽疾也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

惡心也惡心謂不怨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

公懼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駟傳也自從也下道也脫會道行

潛逃之言也王城秦河上邑告之亂故及已丑公宮火二子求公

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鳧須也公出不

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

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

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馬曰羈犬曰紲言二者臣僕之役也居者為社

稷之守何必臯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眾矣謁者

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

國語 晉語四第 十九 寺豐堂

是月失閏以三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為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也傳曰辰嬴賤班在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

之僕所以設國紀綱也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

授職事任有功也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也舍舍禁也分寡

分少救乏振滯匡困資無救乏救乏絕也振拯也拯

財也之人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關輕其稅也易道

予無財者旅也寬農寬其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勸分勸有分無

政不奪其時也省用減國用也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

足財備凶年也也明德明德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立

厚其情性教也厚民性

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類善也昭舊族昭明也舊族

之愛親戚明賢良明顯尊貴寵國之貴臣賞功勞事尊寵之

耆老禮賓旅旅客友故舊故舊為公胥籍狐箕欒郤

栢先牟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諸姬之良

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也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

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庶人食力各由工商

食官工百工商官賈也周禮府藏皆卑隸食職卑卑

臣輿與臣隸食職各官宰食加之宰家臣也加大夫

以其職大小食祿也憲為家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文公元年冬也襄王周惠王之子昭

叔襄王弟大叔帶也是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襄王以為太子又娶于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

之味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于襄王之后翟懼王廢隗氏翟人伐周故襄王避之于汜汜地名

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王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鄆父告秦子犯曰民

親而未知義也親親君也未知義故未和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

使知尊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事周也何以求

諸侯無以為諸侯盟主不能脩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

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晉文侯仇也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圭瓚秬鬯武

重耳之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在此

納王也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

道二邑戎翟間在晉東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二軍左

東行曰下陽樊周邑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隰城皆周地也昭

叔通翟后與俱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

于邲成周周東都邲成周東城也王饗醴命公胙侑饗設饗禮也傳

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公請隧弗許三

云隧王之葬禮昭謂隧六隧之地事見周語曰王章也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

不可以二王國無二王無若政何無以為政于下賜公南陽陽樊

溫原州陘絺鉏欒茅之田入邑周之南陽地陽人不服不肯屬晉

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君補王闕以順

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為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

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

之師旅典法也旅眾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眾樊仲之官守

焉樊仲宣王臣仲山甫也食采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

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也敢私布之

於吏布陳也吏軍吏也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出降

也文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

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也謀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謀間

候也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

所庇也不可失也庇蔭也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盟門

原地也請降退一舍而請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也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

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

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絕告楚則不許

我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

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為怨主也謂激齊秦使之惡

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

藉之告楚藉與齊秦之勢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

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屬結然後用之不欲矣也

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也

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衛侯欲與楚國人不用齊秦也

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令尹子玉使

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釋解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也

之愠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二謂復曹衛一謂釋宋圍

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眾無乃彊乎不許

釋宋宋降于楚其眾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三曹衛

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也

之攜離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圖圖復曹

衛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師

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文公之德入於

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不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也

地圍宋久與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

聞之戰鬪直為壯曲為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鬪士眾晉曲秦直故能敗晉

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也其眾莫不生氣不

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

楚楚眾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眾大敗城濮

衛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子犯也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裨賈侍中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唐

尚書云誅曹觀狀之舉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

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舉同耳反撥也鄭人以名

寶行成名寶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也文公過詹固請

鄭時詹請禮之鄭詹請往鄭伯弗許文公也伯不聽因請殺之

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

以詹予晉人晉人將烹之烹煮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

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

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

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

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明謂公子勝猶邊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

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

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禮禮也鄭人以詹伯為

將軍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

箕鄭晉大夫

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

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

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是為信於心

名

官尊卑之號

信於令信於事

謂使民事各得其時

公曰然則若何對

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

不相踰也

信於名則上下不

干犯也

信於令則時無廢功

不奪其時則有成功

信於事則民

從事有業

業猶次也

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

入何匱之有

出其帑藏以相振救如入乎家故不乏也

公使為箕

為箕大夫

及

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一年秋

公問元帥於趙衰

元帥上卿

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

卻縠

晉大夫行歷也

守學彌惇

彌益也惇厚也

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

也志記也

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

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

枝

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

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

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也

取五

鹿先軫之謀也

五鹿衛地

卻縠卒使先軫代之

從下軍之佐超將中

軍傳曰尚德也

胥臣佐下軍

代先軫也

公使原季為卿

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為原大夫卿次卿也

辭曰夫三德

者偃之出也

偃狐偃也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也皆狐偃所舉虞云三德鷄勸文公納

今本是

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民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也三德紀民之語在下虞得之 **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 章著也 **使狐**

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 毛偃之兄也 **毛也** 也 **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 尚助也

軍或言新上軍非也時未有新軍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是也 **狐毛卒使趙衰代之** 昭謂代將上軍 **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

佐軍也善 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為霍伯 **軍伐有賞** 伐功也 **善**

君有賞能其官有賞 以道事其君賴其功當有賞能領治其官職使不謬誤君得以尊民得以寧 **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 言且居有是三當有賞也

可廢而 **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 倫伍也三子晉大夫 **乃使**

先且居將上軍 代狐毛 **公曰趙衰三讓** 三使為卿三讓之進欒枝等八

人 **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 **以趙衰之**

故蒐于清原作五軍 清原晉地晉本有五軍新上下也 **使**

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子犯卒蒲城伯請佐 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

毛已卒使先且居 **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 義宜也 **讓推**

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

從從先 **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此有新字誤也趙衰佐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

為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
下此三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臣也曰吾不能行也咫

咫也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

乎使能者行之不猶愈於不學乎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上曰始也吾以國為易易易今

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

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脩之故其易將至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也謹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謹也遠

條不可使俛條使俛戚施不可使仰戚施使仰僬

僬不可使舉僬使舉侏儒不可使援侏儒使援瞽瞍不可使言

援有眸子而無見曰瞽瞍不可使言有眸子而無見曰

口不道忠信之言聾聵不可使聽聾聵不可使聽聾聵不可使聽

為聾瞶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聾聵不可使聽聾聵不可使聽

僮昏不可使謀僮無知昏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

可矣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傳若有違質違邪

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能臣聞昔者大任

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

加病焉少小也浚便也豕牢廁也言大任之生文王

影宗本注少小也三句在正文分字下

也文王在母不憂在母孕時體不變故不憂也在傅弗勤處師弗

煩事王不怒奉事父主季敬友二號善兄弟為友二號文王弟號仲

號叔而惠慈二蔡惠愛也三君云三蔡文刑于大姒

刑法也大姒比于諸弟比親也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御治也於是

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詢謀也賈

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而諮于二號諮

也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南宮適諏於蔡

原而訪於辛尹諏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原公重之以

周召畢榮周周文公召召康公畢榮公億寧百神億安也而柔和

萬民柔安也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之二章也惠順也

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為政諮於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是則文王非

專教誨之力也言因體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

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

於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條對曰官師之所材也

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罇直罇擊罇蘧條蒙瑛蒙戴也瑛

能俛故使之戴磬侏儒扶盧扶綠也盧矛戟之矇瞍脩聲無

於音聲審聾聵司火審故使主火僮昏嚚瘖僂

國語 齊語 四第 二十八 詩豐堂

官師所不材也材用也以實裔土裔荒也夫教者因體

能質而利之者也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若川然有

原以邱浦而後大邱迎也言川有原因開

文公即位二年更言此者終述欲用其民用用征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知尊益納天子以示之義天子避

難在鄭地汜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

益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三日之曰可

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益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

尊卑順少長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地名作三軍唐尚書

習威儀也

軍之上下也昭謂此章使卻穀將中軍以為大政大政

謂掌國卻溱佐之卻溱晉大夫卻至之子犯曰可矣

政也

即可遂伐曹衛在魯僖二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

城濮於是乎遂伯穀齊地也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

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子

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畏其強也

國語第十終

二十葉末葉八行

國語第十一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五

襄公 韋氏解

白季使舍於冀野

白季胥臣也冀晉邑郊外曰野

冀缺耨其妻饁之

冀缺郤之子也耨耨也野饋日饁詩云饁彼南畝

敬相待如賓

夫婦相敬如賓也

從

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

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辜可乎

文公元年冀芮畏偏與呂卻謀

弒公焚宮秦伯殺之故也

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

滅除是故

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與禹殛誅也。今君之所聞也。

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謚。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

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

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也。傳曰：襄公以文命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

尹之冀故云冀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衛

脩武是也。舍於逆旅甯嬴氏。旅客也。逆客而嬴謂其妻曰

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舉起。陽子道與

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澗也。山傳。其妻曰：子得所求而

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

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容貌者情之華采。言貌之機也。言語

貌之身為情情生於身也。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

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也。言也。三。今陽

子之貌濟其言，實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也。若中不

濟而外彊之。謂情不足而貌強為之。其卒將復。復反也。反中外

易矣。易猶異也。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類善也。夫

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之相應。歷時而發之。言思察也。胡

國語 晉語五 卷十一 二 寺禮堂

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謹矣謹辨以濟蓋也濟成也成

蓋其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不本而犯怨之

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

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

姑也食采于賈字季佗唐尚書云晉蒐于夷舍二軍

昭謂初晉作五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

于夷舍二軍領放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陽子至自溫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

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狐鞠居殺陽處父而奔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晉正卿趙

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鎮之子厥也衰之子宣孟盾河曲之役

靈公襄公子夷臯也司馬為軍吏矣晉地

魯文十二年秦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趙孟宣子

伐晉戰于河曲也干犯也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其

列也也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主人車車僕也獻子因趙

也論近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

不黨比比義也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舉以其私黨

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任公吾言汝於君懼

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

政吾故以是觀汝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始

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

國語 晉語五 三 寺禮堂

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宋人殺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趙之兄杵臼也殺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

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所以明教訓

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天必

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脩行將懼及焉公許之

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旅樂正主鐘鼓

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盾弟晉大夫

原同也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

罪憚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鐘鼓曰是故

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以聲章其罪也戰以錙于丁寧倣其民

也錙于形如碓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倣戒也襲

侵密聲為暫事也暫暫其無備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

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為欲尊明君道

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振奮

也伐宋在魯文公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厚斂以雕牆支解宰夫之屬公患之患疾使

丁寧者令丁寧見補音

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也盛服將

朝蚤而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麇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

言夙興敬恪也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

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享受也殺之為不忠

不殺為不信故得一名也觸庭之槐而死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

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

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

弟武子穿也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為成公逆迎也

桃園園名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黑臀也

卻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卻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齊頃公使婦

人觀而笑之卻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將并婦人笑于房卻獻子怒

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也曰變乎吾聞之

變武子之子文子也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卻子之怒甚矣不

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國不得政何

以逞怒得政為政也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也無以內

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諸卿也承奉也

乃老乃告老也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

於朝度隱也謂以隱狀譎詭之言問於朝也大夫莫

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

讓父兄也父兄長老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

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兒冠也笄簪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

之下戰于鞍獻子時為司馬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

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

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喙

方言注引余病殤矣

氣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

則進車退財退也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

無退聲表旌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矣集成吾子忍之不

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也受賑於社賑宜社也

器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病未若

死祇以解志祇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

能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

山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入文子時武佐上軍

子曰變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對

曰夫師郤子之師也郤子請伐齊又為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師有功

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注也武子

曰吾知免矣知免於答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

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

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變也受命於

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變也何力之有

焉欒武子見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也

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

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來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侯

也在魯成三年獻之以得隕命之禮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

禮也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隕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隕命也故苗棼皇以郤

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隕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也曰寡君使克也不腆

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懋御人歸饋也執

政執事也懋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記者苗棼皇曰郤子勇而

不知禮棼皇晉大夫楚矜其伐而耻國君矜大也其

國語 晉語五第一 七 寺豐堂

與幾何言將不終命也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

子遇大車當道而覆大車牛車也立而辟之曰辟傳辟使下道

避傳車也對曰傳為速也若埃吾辟之則加遷矣加益也不

如捷而行旁出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國都伯宗

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

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朽腐也不言政失所為而稱朽壤言遜也

夫國主山川至為山川主也孔子曰夫顓臾為東蒙主故川涸山崩君為

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則山崩降服編素也出次次於郊也乘纒不舉策

於上帝纒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於上帝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

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雖伯宗亦其如

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以見於君伯

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

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知辨智也陽子處父也對

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尚也是以難及其身

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

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

戴其上久矣

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

難必及子子益亟索士

愁鹿州犁焉

亟疾也索求也愁願也鹿覆也鹿州犁伯宗子伯州犁也

得畢陽畢

也

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

弗欒

也 晉士 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也三郤害弗忌故讎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

畢陽實送州犁

于荆

荆楚也犁奔楚為太宰

國語第十一終

六葉末葉七行

國語第十二

雲陽 韋 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六

厲公 韋氏解

趙文子冠

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

見欒武子武子

曰美哉

武子欒書也禮既冠奠贊于君遂以贊見于鄉大夫先生美成人也

昔吾逮

事莊王

莊莊子趙朔之諡也大夫稱主趙朔嘗將下軍欒書佐之

華則榮矣實之

不知請務實乎

榮者有色貌也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

見中行宣子宣

子曰美哉

宣子晉大夫中行桓子之子荀庚也

惜也吾老矣

惜已年老不見文子

德所至也 見范文子 文子范 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知不足者 故興王賞

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

詢于芻蕘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 工矇矇也誦誦讀

在列者獻詩使勿兜 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 風聽臚

言於市 風采也臚傳也采聽 辨疾祥於謠 辨別也妖

也行歌曰謠丙之辰 考百事於朝 百官 問謗譽於路

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 術道也 先王疾是驕也見卻

駒伯駒伯曰美哉 駒伯晉卿 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

自矜 見韓獻子 獻子晉卿 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

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善茂由至矣 茂無始

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茂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

各以其物 物類也 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

而已何又加焉 糞除諭 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

武子晉卿荀首 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 成成

之子荀營也 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耻乎欲其脩德蚤為卿也

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

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 道達也志記也佐

助也先君文公也

國語

晉語六第廿二

二 詩禮堂

以政得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公文公也靈公父也

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

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

也郤犇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執官為大夫也吾安容子

見溫季子溫季子郤至也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言汝

誰可以求其次不欲其高遠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張老曰善

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

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以備能若

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稱述不足知子之道善矣

道訓

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也露潤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也伐鄭鄭從楚故也在魯成十六年范文子

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

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畔輒伐之故為難本得鄭憂

滋長安用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

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也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

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賄所今我寡德而求王者

之功故多憂我晉也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寡德求富

行不

得息

國語

晉語六卷之二

寺豐堂

厲公六年伐鄭六年魯成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

魯之師苦成叔如齊欒黶如魯皆乞師楚恭王帥

東夷救鄭恭王莊王之子箴也或楚半陳公令擊之

欒書曰君使黶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

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將退無關心夫陳不違

忌一聞也違避也忌謂晦也間隙也晦陰氣盡兵亦

鄭伯戰于鄆陵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南夷據在

與陳不欲戰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雖俱陳不

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譁器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

鞞聲也之上有茅蒐二字

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

於是敗楚師於鄆陵欒書是以怨郤至怨其反也

鄆之戰郤至以鞞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三君云

鞞鄭後司農說以為鞞茅蒐染也鞞聲也昭謂茅蒐

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鞞也凡染一人為緇跗注

兵服自要以見王必下奔下下車退戰王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曰方事之殷事戎事也有鞞

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適也

也傷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也脫曰君之

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冑蒙被也不敢當

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事肅拜肅君

子曰勇以知禮禮軍禮也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

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

爭益姑謀睦乎姑且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阜眾也

靖安也言內且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荆楚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

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

成平也是以內和而外威威畏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曰弊

刃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也不行於大臣也內

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刑之過也

刑殺有過者也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由細怨望者由細民也故以惠誅

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斷也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

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外者刑不及也而忍

於小民忍行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僥幸也幸

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

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距猶自也偏也偏而在外猶可救

也在外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益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

乎釋置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

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變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欒武子

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

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不義而強其弊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

叛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為之宜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脩則國可以少

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

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

益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

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

力力功也將自伐其知自多其功也怠教而重歛大其私暱而益婦

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也大謂增其祿也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

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

者也幾人言必多也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

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大益姑無戰乎產生也言其生

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役秦獲惠公在

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十二年師敗衆散故不

能振旅而人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翟於箕先軫死之故不反命於君在魯

國語 晉語六卷之二 六 詩禮堂

僖三十三年 晉國固有大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 武子時

為上不損晉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

後患非吾所知也不能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

莫若輕有二福擇取其重 有二禍擇取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

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不相

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殞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于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益

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

陵大勝之鄢陵鄭地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

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欒至也尸陳內也產將害大是也納

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賄也於是乎國人弗蠲蠲潔也

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

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

魚矯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

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殺厲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

而功烈多服者眾也烈業也服者眾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

敗秦于麻隧十五年盟于戚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鄢陵會于柯陵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鄢陵之役荆厭晉軍厭謂掩其不備也傳曰甲午晦楚晨厭晉軍而陳軍吏

患之將謀謀所以范匄自公族趨過之匄范文子之子宣子也自

公族為公 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 夷平也堙塞也使

族大夫 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傳 日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是也 范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

言姦也必為戮 言義不及句而句言之 是為有姦故必為戮 苗棼皇曰善

逃難哉 文子欲母讓大臣不 蓋掩人是為避難 既退荆師於鄆陵將穀

穀處其館食其穀也 傳曰晉師三日館穀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公戎車 馬前也

曰君幼弱諸臣不佞 佞才也 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

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 庸用也焉用知天不先授晉以福 使勝楚而以勸楚脩德以報晉乎 君與二三臣其戒

之 戒備也 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

也其壞也無日矣 隆盛也 墉牆也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 宗人祝 祝史也 曰君驕泰而有

烈 烈功也 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

今以勝歸私必昭 私嬖臣妾 昭顯也 昭私難必作 寵私必去 舊去舊必

作 難 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所死 祈求也 先難為免 免

於七年夏范文子卒 晉厲公七年 魯成十七年 冬難作始於三郤

卒於公 公殺三郤樂中 行畏誅乃殺公

既戰獲王子發鉤 發鉤楚公子茂也 樂書謂王子發 傳曰囚楚公子茂

國言 晉言 卷之二 八 寺豐

國語
鉤曰子告君

使告晉君

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

也

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也晉乞師於齊魯時尙未至言晉可敗也

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

不免

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至得免

吾歸子

子告晉君如此吾令子歸楚也

發鉤告

公公告欒書欒書曰臣固聞之

固久也

郤至欲為難使苦

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

已郤至也

戰敗將納孫周

孫周悼公

也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

大罪乎

問謂弓也

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欒

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

覘之見孫周

覘微視之

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

成叔及郤錡

昧胥童也及夷陽午皆厲公嬖臣

郤錡謂郤至曰君

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

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

亂

勇而不義則不為武

知人不詐

為詐則不為知

仁人不黨

不羣也

夫利

君之富富以聚黨

利君寵祿以為富得富故有徒黨

利黨以危君君

之殺我也後矣

後晚也

且眾何罪鈞之死不若聽君之

命

鈞等也等一死不欲為亂也

是故皆自殺

傳曰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之言

校自殺取其道

既刺三郤欒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

之寔為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也

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懼誅必

將圖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

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以

之以刑謂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

可謂刑鯁害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

也乃犇翟三月厲公殺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

厲公殺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嬖大夫也乃召韓

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

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威行於君為不知享一利

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

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

盾嬰兄趙同括放之姬譖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

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未可脅與殺君也在魯成

十八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尸至二

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

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

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

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

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七葉末葉十六行

國語第十二終

國語第十三

雲陽 韋 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七 悼公 韋氏解

既殺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蒞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

欒書也知武子荀罃也蒞恭子士魴也食邑於蒞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

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也孤

之及此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

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以生也其稟不材是穀不

成也不材不可用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

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

為批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

政也從大夫之命故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元而

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若欲奉元以濟大義

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

反易民常下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篡殺之後

不事上也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

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刑官司也史辱君

之允令允信也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辛巳朝于

武宮武宮武公廟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

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

也興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滯賞謂有功畢

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宥

間罪薦積德間罪刑罰之疑者宥赦也逮鰥寡逮及

及之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養老幼養有

恤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謂賢知稱

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

其心也故王父不敢不承命寺豐堂

二月乙酉公即位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使呂

宣子佐下軍宣子呂錡之子呂相也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

於上軍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廚武子也知莊子

尚書云荀首時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

羽連尹楚官名子羽知莊子之子罃之字也邲之戰

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歸魯

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知罃楚人

許之故曰鄢之役親躄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公十六

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無

敗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使彘恭子將新

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也武子士會

母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法文

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定諸侯謂為軍帥能

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藩使

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犇之孫魏顓之曰昔克潞之

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顓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

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

卯晉荀林父將滅赤翟潞氏

治兵以畧翟土及潞魏顓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輔

氏晉地杜回秦力士也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

也奇也遂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

為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也帥循也宣徧也惠順也知右行辛之能

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

能以計數明事定功故使為司空司空知欒糾之能

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欒糾晉大夫糾也政軍政戎御御公戎車也知

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有力

而不暴故欒伯請公族大夫欒伯欒武子公族大夫可親近之荀禮文敏荀禮荀荀之族麇也果敢

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無忌鎮靖無忌韓厥之子公族穆子栢子也鎮重也靖安也使茲四

人者為之茲此也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梁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教之道使文敏者道

之道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告得也使鎮靖者脩之脩治

其氣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也文敏者道之則

婉而入婉順也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脩之則

壹壹均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

不淫也使為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之子也元尉中軍尉也知羊舌職

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知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知

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魏絳魏犢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

國語 晉語 卷之三 四 寺豐堂

司馬也 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 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元候

中軍候也 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輿尉 遏寇晉大

夫輿尉上 知藉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 軍尉也

馬藉偃晉大夫藉季之子藉 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 遊也與司馬上軍司馬也

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 程鄭晉大夫荀驩之曾孫程季之子端正也淫邪也贊僕

乘馬御也 始合諸侯於虛朶以救宋 虛朶宋地宋魚石叛宋而之楚

六駟屬焉 使張老延君譽于四 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合諸侯以救宋在魯成十八年

方且觀道逆者 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 呂宣 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

子卒 呂相 公以趙文子為文也 文子趙武也而能恤

大事使佐新軍 說云新軍中軍也昭謂時但言新軍新軍無中 三年公始合

諸侯 悼公三年魯襄之二年也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朶此復言始合者謂四年將會于雞丘於

此始 四年諸侯會於雞丘 雞丘雞澤在魯襄三年 於是乎布令

結援脩好申盟而還 令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災患之屬申尋也 令狐文

子卒 文子 公乃以魏絳為不犯 不犯不可犯以罪法也 使佐新

軍 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 使張老為司馬 之佐然則讓武使為將而絳佐之

代魏 使范獻子為候奄 代張老候奄元候也獻子 公

譽達於戎 戎諸戎無 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

之於是乎始復伯 莊子魏絳也繼文公後故曰復伯

影宋本提行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述上會時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

干亂行於曲梁揚干悼公之弟行曲梁晉地魏絳斬其僕僕御也

公謂羊舌赤赤羊舌職之子曰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

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戮辱也為我執之勿失也赤對曰臣聞

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辭狀也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僕人掌傳命聞公怒欲自殺士魴

張老交止之交夾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

不忘其死誅責也曰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日前也

狃正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說

請死之請就死公跣而出跣徒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

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

禮食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

軍是也祁奚辭於軍尉辭請老也公問焉曰孰可誰可對曰臣之

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

也婉以從令少穉也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戲

弄也其壯也彊志而用命此壯謂未二十時志識也命父命也守業而不

也

淫業所學也其冠也和安而好敬冠二也柔惠小物柔仁也

也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知也有直質而無流心流放也

非義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舉動也放也若臨大事其可

以賢於臣也大事軍事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薦進也

能擇父能擇子也比北方也義宜也公使祁午為軍尉殺平公軍無秕

政殺終也平公悼公之子彪也秕以穀諭也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餼諸戎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為縣在比平子爵也嘉父名孟樂嘉父之臣莊子魏絳也餼諸戎諸戎欲服從於晉也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

無親無恩親好得貪貨財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也

戎不得存恤諸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

且夫戎翟薦處薦聚也貴貨而易土貴重也易輕也與之貨而

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做其利二也戎翟事

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也君其圖之公說故

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韓獻子韓厥也說云為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卿也魯成十六年傳曰韓厥將下軍十八年晉悼公即位傳曰韓獻子為政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穆子

厥之子無忌也唐尚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為公

族大夫昭謂悼公元年使無忌為公族大夫後七年

國語 晉語 卷之三 七 寺禮堂

獻子告老欲使為卿有廢疾讓其弟起公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辭曰厲公之

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亂謂見殺公族同姓也臣聞之曰無功

庸者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

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

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

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掌主也初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以是為賞

悼公使張老為卿卿佐新軍也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

知能治大官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忘利公室也其

勇不疚於刑疚病也勇能斷決也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

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戮揚干也而辭

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

佐新軍事以見上欲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從楚故代之軍蕭魚鄭

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子簡公也

女美女工樂師傳曰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是也妾

給使者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為伶備

八音也或云女工有伎巧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賈

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八則賈君所云似

非也歌鐘二肆歌鐘歌時所奏肆列也凡及寶罇罇小

寶鄭輅車十五乘輅廣車也車輓車也十五各十五

所寶也傳曰廣車輓車淳十五凡兵車

國語 卷之三 言刑室 寺豐堂

百乘淳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

偶也籛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

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翟後八年也七合諸侯

會于鄆三謂八年會于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

謂十年會于祖六謂十一年會于亳城北七謂會于

蕭魏絳辭曰夫籛戎翟臣之幸也幸幸而八年七合

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臣焉得之

焉得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

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

叔齊樂見士民之

殷富也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善

惡惡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

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

舌肸習於春秋肸叔嚮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

孔子未乃召叔嚮使傅大子彪彪平

作春秋

國語第十三終

六葉末葉十六行

國語第十四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八

韋氏解

平公六年

平公悼公之子彪也六年魯襄二十一年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

亂不克而死

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欒厲所取范宣子之女曰欒祁生盈厲

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箸

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公遂逐羣賊殺遺淵嘉父及司空靜羊舌虎等十人

羣賊欒盈之黨謂知起中行嘉謂陽畢曰自穆侯以

州綽邢蒯之屬逐之出奔齊

至於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

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厭極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

身若之何速召也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本謂欒氏猶尚樹立也

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柄所

操以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間息也謂滅欒氏而去其黨

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

言既有明教當有威權以行之威權在君言不在臣君掄賢人之後有常

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亦掄逞志虧

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申也遠

權權及後嗣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弗從言皆從君若從則

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

生欲惡情欲好惡也偷苟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

誣晉國也久矣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雖殺厲公然人被其德不以爲惡傳曰武

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邵公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

大宗也謂殺厲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也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

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瑕嘉原原軫

韓韓萬魏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

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先君

悼公欒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陽畢

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行權不

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暱於權則民不道不可

也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政何以道民民之不

道亦無君矣與無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

君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

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厚戒箴國以待

之箴猶救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

猶少猶少滅之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

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公許諾

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祁午中

沃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

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之爵

之居三年後三欒盈晝入為賊于絳欒盈在楚一年

十三年齊莊公使析歸父以藩載盈及其士納之范

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就之傳欒盈

不克出奔曲沃傳曰晉人遂刺欒盈滅欒氏刺殺也

人克欒盈于曲沃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欒懷

盡殺欒氏之族黨晉語

子之出

懷子盈也

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

執政正卿

從欒氏者為大戮施

施陳也陳其尸也

欒氏之臣辛俞行

盈也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

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

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

三世為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

也再世以下主之

大夫稱主

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

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

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

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

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煩君司

寇以刑臣也

公說

說其執義

固止之不可也

可肯

厚賂之辭曰臣

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

賜是隋其前言

隋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也

君問而陳辭未

退而逆之何以事君也

逆反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

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也視猶相察也

曰是虎目

而豕喙

虎視耽耽豕喙長而銳也

鳧肩而牛腹

鳧肩肩井井出牛腹脅張也

谿

壑可盈是不可饜也

水注川曰谿壑溝也

必以賄死

後為贊理受離子女

而抑邢侯邢侯殺之

遂弗視

不自養視也

揚食我生

揚叔向邑也食我叔向子伯石

也其母夏姬之女

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

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

宗也食我既長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聘在襄二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宣子

晉正卿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言身死而名不朽穆

子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在舜世

不改堯號在夏為御龍氏夏夏后孔甲之世也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

在商為豕韋氏商謂武丁之後為豕

韋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豕韋二國為商伯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以更

豕韋豕韋在周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之後

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周甲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

乎甲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總諸侯也為范氏者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去周

適晉生子輿為晉理官其孫士會對曰以豹之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魯先大夫臧文仲其

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言有立言可法者謂若教此行父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

之謂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鮒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鮒晉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

界久而不平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也魯襄

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不敢

佐尉之

國語

晉語八第一四

侵官非其官與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軍旅

出也徵召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二

十六年許甯喜殺剽而納獻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

也唯事是待旅客也言客寄問於張老三君云張老中軍司馬也

昭謂魯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司馬至襄十六年張

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此時為上軍將

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問

於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為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

之有回回邪也內事之朝內朝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大夫

公族大夫然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則祁奚掌之

外應受我問於藉偃藉偃上軍司藉偃曰偃以斧鉞

從於張孟孟張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

夫子張釋夫子而舉釋舍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

孟也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宣子為上問於叔魚叔魚叔

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蘇

未寧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盜訪之訾祐訾祐宣

訾祐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端正也博能上下比之

且吾子之家老也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

刑典常也而訪諮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汝

曰聞吾子有餽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

之不憂二心欲而怒餽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中

軍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

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餽言皆從子之

夫益密和和平也和大以平小乎勸以大德宣子問於

訾昝訾昝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

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世及武

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為世及至也謂

也宣王殺杜伯生子輿為理子輿士為之以正於朝

及為卿以輔

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成公及為成師居太傅唐尚

為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為景字誤耳魯

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請于王以叛冕

命士會將中端刑法輯訓典輯和國無姦民士會為

奔秦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晉及文子成晉

荆之盟文子武子之子變也晉使士變盟豐兄弟之

國使無有間隙豐厚也間隙瑕釁也兄弟鄭衛之屬

是以受郇欒郇欒晉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

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

之功而饗其祿位

三子子與武子文子

今既無事矣而非餽恨

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為

晉加寵於子將何所為治乎

宣子說乃益

餽田而與之和

以所爭田益之與之平和也

訾祐死范宣子謂獻子

獻子宣子之子范鞅

曰鞅乎昔者吾有

訾祐也吾朝夕顧焉

顧問也

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

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

無賢臣也

將若之何對曰鞅

也居處恭不敢安易

易簡也不敢自安而為簡畧

敬學而好仁和

於政而好其道

言已為政貴和而好說其道

謀於眾不以賈好

賈求

也言心樂谷不以求為好

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

衷善

也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

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

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

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

師曠晉主樂太師子

野君之明兆於衰矣

兆形也

夫樂以開山川之風

開通也故

八音以耀德於廣遠也

耀明也

風德以廣之

風風宣其德廣

通八風也之於四方作樂各象

風山川以遠之

遠遠其德也周禮每樂一變各

其德韶夏護武是也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

風物以聽之

言風化之動物莫不傾耳

而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

作

國語 晉語八第一四
有時動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鵠不死鵠鳥也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

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

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兕似牛而青善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以封于晉言有才藝以受封爵今君嗣吾

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

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詭辭以諫君忸怩顏乃趣

赦之忸怩慙兒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

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

所建為及諫爭相為終始以成其事也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皆從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

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已

引取也利已而忘君別也別別為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立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

襄二十六年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掌賓客之官員名也行人子朱

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

進也言次叔向曰盱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

應虛事

國語 晉語八第一四 九 詩禮堂

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員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退也撫劍就

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

孫饗之饗饗其福也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必復戰也夫

子員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拂褰也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

其庶乎庶幾於興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

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盟以弭諸侯之兵楚令尹

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曰若盡晉

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也文子聞之謂叔

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侵暴信不

可犯犯陵也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也其為德也深

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用也用動也今我以忠謀諸

侯謀安諸侯而以信覆之覆驗其忠荆之逆諸侯也亦云亦云欲弭

兵為忠信逆迎也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

也塞絕也信反必斃斃路也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也安能害我

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

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衷甲以襲晉故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

扞字是也扞乃抗字之異者 扞折也抗動也說文無有二字

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是行也

以蕃為軍蕃籬落也攀輦即利而舍攀引也輦輦車也即就也言人

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候遮扞衛不行則候望遮遮周也晝

衛謂羅圍狗附也張羅圍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

前後左右彊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圍又二十人為

曹董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或視左右謂

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

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守信

諸侯與之故不敢謀也自是沒平公無楚患矣

宋之盟弭兵之盟也楚人固請先軟楚人子木也叔向謂

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軟子若能以忠

信贊君贊佐也而裨諸侯之闕闕缺也軟雖後諸侯將

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政以賄成今雖先

軟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山

之楚為荆蠻荆州之蠻也置茅莚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

不與盟置立也莚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鮮牟東夷

國燎庭燎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子務

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在魯昭元年魯人食言食偽也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

尋宋之盟欲以脩好弭兵尋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鄆是為虛偽其言楚令尹圍將以魯

叔孫穆子為戮令尹圍楚恭王之子樂王鮒求貨焉弗與鮒晉大夫

樂相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楚欲得國也

少懦於諸侯懦弱也諸侯為弱以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

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其為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好若

及必弗避也以事及于旱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

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為欲衛社稷也

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

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

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難難居也自它及之何害何害於義

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於楚

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一也

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言無以復齊一

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

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

若是道也果果必行也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

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室宮也斲其椽而礮之椽榱也礮磨也張老夕焉

影宋本有位字顧云衍字也

而見之覩見匠不謁而歸謁告文子聞之駕而往曰

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對曰天子之室斲

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密密理石謂砥也先諸侯礮

之無密大夫斲之不礮士首之斲其備其物義也備物

得宜謂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今子貴而忘義富而

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礮也匠人

請皆斲之通更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為使其

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礮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京當為原九曰死者若可

止乎勝

作也作起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文子曰

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謀其

知不足稱也稱述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

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之利謂與

輔佐安國之心授璧請亡故其仁不足稱其隨武子

乎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聞之言身不失其友善行

稱友事君不援而進進進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

必欲進賢退不肖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鍼趙文子見之問曰秦

國語 晉語八 十三 詩禮堂

君道乎問有對曰不識難即言之文子曰公子辱於

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道事文子曰猶可以久

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餼孰言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不謹

覺必恃而驕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文子視日曰朝

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不至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徒

者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

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

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忼日而湫歲忼愉也湫遲也怠偷甚矣

怠懈也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天咎逮及也天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卒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蘇名出曰疾不可為

也為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傳近女色也惑以生蠱惑於女以

生蠱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於淫惑以喪其志良臣

不生天命不祐祐助也良臣謂趙孟不生將死也若君不死必失諸

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為諸

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子慝惡也

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從今蘇聞

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闇曲使至淫惑也

檣木不生危檣木大木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溼也以喻文子不久存也

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榮寵

也八年之謂多矣已為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

乎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淫惑是謂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猶官

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

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為惡害於嘉穀穀為之飛若是類生蠱疾者也物莫伏於蠱莫

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

蠱而人食之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也

章明之道也以象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

者而親近之人食穀而有聰明今君一之一書一書

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已蠱害之病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也

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喻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

也言為蠱作器而受之也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也文字文子曰

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

諸侯服則專於色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之禍及國也是歲趙文子

卒諸侯叛晉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十年後十年也事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避景公仕於晉其車千乘從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

其車五乘子干恭王之庶子公子比也魯昭元年楚公子圍殺邲敖子干奔晉叔向為

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也代趙文子為

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上

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夫二公子者上大

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

也鈞同也對曰夫爵以建事事職也祿以食爵隨爵尊卑德以

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副也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

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韋藩韋蔽前後木楗木檐也唯其功庸

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其尊服過於朝無位爵故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

其服文錯其服以其無位爵故不得為耳則上為韋藩木楗是也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而無尋尺之祿

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八尺曰尋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

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謚鄭穆公之孫子

國之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

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諭謂祭祀告謝也

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夢公夢也不知人殺乎

抑厲鬼邪人殺主殺人厲鬼惡鬼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

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鯀違帝命殛

之於羽山帝堯也殛放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羽山

鯀既死而實為夏郊禹有天下三代舉之廢其祀夫

神化也

鬼神之所及

吉凶所及

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

紹繼也殷周祀之是

也 是故天子祀上帝

上帝天也

公侯祀百辟

以死勤事功施於民者

自卿以下不過其族

族親族也

今周室少卑

甲微也 晉實繼

之

謂為盟主統諸侯也

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

為周祀也 董伯為尸

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

五日公見

則董伯其奴姓乎尸主也

子產

祭後五日平公

賜之莒鼎

莒鼎出於莒也傳曰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方鼎上方上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之名而無其實

實財也

無以從二三子

從隨也隨其屬

吾

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

大上

夫一卒之田欒書為晉上卿而又不及

其官不備其宗器

宗器宗器

宣其

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

越發聞也

諸侯親之戎狄懷

之

懷歸也

以正晉國行刑不疚

疚病也

以免於難

免獲君之難

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

藝極也桓子欒書之子厲也

畧則行

志

畧犯也則法也

假貸居賄

居蓄也

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

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

懷子桓子之子盈也

可

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

亡奔也

夫卻昭子

昭子

郤至也

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

奢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豨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

三卿三卿郤錡郤至郤欒又有五人為大夫也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

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

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

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承受也其自桓叔以下嘉

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十二葉末葉十八行

國語第十四終



